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二回 茅屋兩言明佛性 靈光一點逗禪機

話說李贊善曉得兒子修元，有些根器，遂加意撫養。到了八歲，請了個老師，同妻舅王安世的兒子王全，兩個同在家中讀書。那修元讀得高興，便聲也不住，從早晨直讀到晚；有時懶讀便口也不開，終日只得默坐瞪著眼睛只管想，想得快活，仰面向天哈哈大笑。有人問他，卻是遮遮掩掩的不說。到了十二歲，無書不讀，文理精通，吟詩作賦，無般不會矣。這一日，時值清明，老師應例該休假回家。贊善設席款待，又備了一些禮物，命修元與表兄王全，帶了從人，送老師回家。二人送了老師到家後，轉身回來，打從一個寺前經過，修元問從人道：「這是何寺？」從人回道：「這是台州府有名的祇園寺。」王全聽了便道：「祇園寺原來就在此處，聞名已久，今日無心遇著，我與賢弟何不進去一遊？」修元道：「表兄所言正合我意。」

二人遂攜手而入，先到大殿上瞻仰了佛像，隨即遍繞回廊觀玩景致，信步走到方丈室來。早有兩個老僧攔住道：「有官長在內，二位客人若是閑遊，別處走走罷！」修元道：「方丈室乃僧家客坐，人人可到，就算有官長在內，我二人進去相見又有何妨？」遂昂昂地走將進去，只見左邊坐著一位官長，右邊坐著本寺的道清長老，兩邊排列著幾個行童，各執紙筆在那裏想。

修元走近前把手一拱道：「請問大人與長老，這許多行童，各執紙筆在此何為？」那官長未及開言，這長老先看見他兩個衣貌楚楚，知道是貴家子弟，不敢怠慢，遂立起身來答應道：「此位大人因有事下海舟，至黑水洋；驀然波浪狂起，幾至覆沒，因許了一個度僧之願，方得平安還家。今感謝佛天，捨財一千貫，請了一道度牒，要披剃一僧，故集諸行童在此檢選。因諸行童各有所取，一時檢選不定，便做了一首詞兒，寓意要眾行童續起兩句，以包括之，若包括得有些意思，便剃他為僧，故眾行童各執紙筆，在此用心。」

修元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乞賜此位大人的原詞一觀，未識可否？」那位官長見修元語言不凡，遂叫左右將原詞付與修元道：「小客要看，莫非能續否？」修元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【滿江紅】詞兒：

世事徒勞，常想到，山中卜築，共嘯噓。明月清風，蒼松翠竹，靜坐洗開名利眼，困眠常飽詩書腹。任粗衣淡飯度平生，無拘束！奈世事，如棋局；恨人情，同車軸。身到處，俱是兩翻雲覆，欲向人間求自在，不知何處無榮辱？穿靴鞋踏遍了紅塵，徒碌碌。

修元看畢，微微一笑，遂在案上提筆，續頭二句道：「淨眼看來三界，總是一椽茅屋。」

那官人與道清長老看了修元續題之語，大有機鋒，不勝驚駭，遂讓二人坐下，命行童奉茶。長老道：「請問二位客人尊姓大名？」修元指著王全答道：「此即吾家表兄，乃王安世之子王全也，小生乃李贊善之子，賤字修元便是。」長老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就是李公子，難怪下筆如此靈警，真是帶來的宿慧。」那官長見長老說話有因，問其緣故？長老道：「大人不知，餘年前國清寺性空長老歸天之日，曾諄諄對李贊善道：「小公子是聖人轉世，根器不凡，只可出家，不宜出仕。」據李公子所續之語看來，那性空之言，豈非是真。」那官長聽了大喜道：「若能剃度得此位小客人為僧，則勝於諸行童多矣。」修元聽得二人商量要剃度他，遂辭謝道：「剃度固是善果，但家父只生小生一人，豈有出家之理！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揣情度理，以為相宜，然事體重大，自當往貴宅見令尊大人禮請，今日豈敢造次。但難得二位公子到此，欲屈在敝寺暫宿一宵，未知意思何如？」修元道：「小生二人有父母在堂，從不敢浪遊，今因送業師之便，偶過貴刹偷閒半晌，焉敢稽留。」遂起身辭出，長老只得送出山門外，珍重而別。

那兄弟兩人回家，贊善因問道：「汝二人為何歸來如此晚？」修元道：「為因老師留下吃飯，又路過祇園寺，進去一遊，因此耽擱了多時。」贊善道：「入寺不過遊玩，有何事耽擱？」修元遂將官人有願，要剃度一僧，及眾行童爭功續句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修元道：「那長老道是孩兒續的句字拔萃，要孩兒出家，被孩兒唐突了兩句，彼尚未死心，只怕明日還要來懇求父母。」贊善聽了，沈吟半晌。修元不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他明日來時，不必懇辭，孩兒自有答應。」贊善道：「那道清長老乃當今尊宿，汝不可輕視了他，出言唐突。」修元道：「孩兒怎好唐突他，只恐他道力不深，自取唐突耳。」父子二人商量停當。

但到了次日，才吃了早膳，早有門公來報道：「祇園寺道清長老在外求見老爺。」贊善知道他的來意，忙出堂相見畢，坐定了，贊善便問道：「老師法駕光臨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無故也不敢輕造貴府，只為佛門中有一段大事因緣，忽然到了，特來報知，要大人成就。」贊善道：「是何因緣？敢求見教。」長老道：「昨有一位貴客，發願剃度一僧，以造功德，一時不得其人，因做了一首詞兒，叫眾行童續題二語，總括其意，以觀智慧；不過眾行童並無一人能續題二語，適值令公子入寺閑遊，看見了，信筆偶題二語，恰合機鋒；貧僧問知是令公子，方想起昔日性空禪師雲衢囑咐大人之言；實是菩提有種，特來報知大人，此乃佛門中因緣大事，萬萬不可錯過。須及早將令公子披剃為僧，方可完了一樁公案。」贊善道：「性空禪師昔日所囑之言，焉敢有負，即今日上人成全盛意，感佩不勝。但恨下官獨此一子，若令其出家，則宗嗣無繼，所以難於奉命。」長老道：「語云：「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」，九族既已升天，又何必留皮遺骨在於塵世。」

贊善尚未回答，修元忽從屏後走了出來，向道清施禮道：「感蒙老師指示前因，恐其墮落，苦勸學生出家，誠乃佛菩薩度世心腸，但學生竊自揣度，尚有三事未曾了當，有負老師一番來意。」長老道：「公子差了，出家最忌牽纏，進道必須猛勇，不知公子尚有那三件未曾了當？」

修元道：「竊思古今無鈍頑之高僧，學生年未及冠，讀書未多，焉敢妄參上乘之精微，此其一也。天下豈有不孝之佛菩薩，學生父母在堂，上無兄以勸養，下無弟以代養，焉敢削髮披緇，棄父母而逃禪，此其二也。其三尤為要緊，因燈燈相續，必有真傳，學生見眼前叢林雖則眾多，然上無摩頂之高僧，次少傳心之尊宿，其下即導引指迷之善知識尚不可得見，學生安敢失身於盲瞎者乎？」長老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若說別事，貧僧或者不知，若說此三事，則公子俱已當矣，又何須過慮？公子慮年幼無知，無論前因宿慧，應是不凡，即昨日所續二語，已露一斑，豈是鈍頑之輩！若說出家失孝，古人出身事君，且忠孝不能兩全，何況出家成佛作祖後，父母生死俱享九天之大樂，豈在晨昏定省之小孝？至於從師得能如五祖六祖之傳固好，倘六祖之後無傳，不幾慧燈絕滅乎？貧僧為衲已久，事佛多年，禪機頗諳一二，豈不能為汝之師而慮無傳耶？」

修元微笑道：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，老師既諳禪機，學生倒有一言動禪，老師此身住世幾年矣？」此時長老見修元出言輕薄，微有怒色，答道：「老僧住在世上已六十二年矣。」修元道：「身既住在此世六十二年，而身內這一點靈光，卻在何處？」長老突然被問，不曾打點，一時間答應不出來，默默半晌無語。修元道：「只此一語，尚未醒悟，焉能為我師乎？」將衣袖一拂，竟走了進去。長老不勝慚愧，急得置身無地，贊善再三周旋，只得上前陪罪道：「小兒年幼，狂妄唐突，望老師恕罪。」長老因乏趣無顏久坐，自辭還寺。

回去之後，一病三日不能起床，眾弟子俱惶惶無策，早有觀音寺內的道淨長老，聞知前來探問。道清命行童邀入相見，道淨問道：「聞知師兄清體欠安，不知是寒是熱，因何而起？故特來拜候！」道清愁著眉頭道：「不是受寒，也非傷熱，並不是無因而起。」道淨道：「究竟為著何事而起，何不與我說個明白？好請醫生來下藥。」只見道清長老，對道淨長老說出幾句話來，道：「高才出世，驚倒了高僧古佛；機緣觸動，方識得宿定靈根。」畢竟道清長老害的是何症候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小時候倒是個小聰明，讀書因知書中味，粗思細想總為何？有時默坐，有時笑呵呵！問我何事？遮掩不告，只有我心裏曉得，老天知道！

二、得道高僧慧眼找佛子，千挑百選，若不是上根器，怎能端上佛桌？覓徒子要小心，不必貪多殘自心；徒弟拜師要謹慎，若無證慧盲引盲，撈個高名難下臺，一生不悟修什麼？

三、遊祇園寺，會見道清長老，適有個官長駕舟遇波浪，幸許下度僧之願，菩薩庇佑，得以死去活來，故捨一千貫錢，正好為修元買了一件僧衣。世人安享榮華，是否感謝佛恩，捨一些錢，度幾個「小濟公（修行人）」呢？世事徒勞，轉眼成空，不如預先度幾個和尚（佛子），好待百年腳硬時，好引我西天去！

四、「一子出家，九族升天」，這是一句讚語，莫非一子出家，九族也跟著出家，否則焉買得此便宜貨？哈哈！出得去，回不來，才是真出家。不少衲友，人在深山心想家，或把佛寺當家，皆非出家子！何以道？出家要上山下海，去挖金撈魚。正是：「向三山五嶽體自然，掘寶悟真性；五湖四海看活物，摸魚聊充饑！」這不是開齋破戒，是想活水撈法身（自照！自照！）。

五、傳燈照後，見我佛三寸氣在，趕緊一氣相接，好將慧命續徒孫。拜師先考師，一句：「住世六二年，一點靈光在何處？」問得道清長老啞巴吃黃蓮，靈光燒「佛頭」，莫怪我，只因明師出高徒！如不經這一關，老死塵世有誰知！問得氣悶病倒，長老有禮！